

## 数字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雁敏

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文化形态与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流量逻辑下传统文化面临符号化、内涵浅层化、价值内核矮化等问题。驾驭数字技术背后的生产逻辑,实现技术赋能与文化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当前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题。

### 一、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理论审视

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正经历深层的系统性重塑,对其的理论解读,应锚定于技术架构与社会形态的互动场域。作为当代文化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数字媒介已经成为推动文化变革的关键力量。它不仅改变了文化符号的生成方式、传播渠道与流通逻辑,还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播所受的时空限制。这种变革使得文化形态的演进不再遵循传统的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快速迭代与多元交织的趋势。

技术效能的不断提升,固然让文化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但也容易让人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认知误区,即错误地将数据层面的增长等同于文化本身质量的提升。这种偏差要求我们重新明确数字媒介的定位,深入思考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导向。数字时代的文化建设自然离不开技术迭代。但不能一味崇拜技术效能,而应更多关注公众的精神福祉。文化存在的核心意义,在于为公众提供深层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滋养,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成效的关键在于看技术是否真正丰富了公众的感知维度,是否提升了整体的文化氛围。

归根到底,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核心考验的并非技术层面的能力,而是文化层面

的定力,即能否在变革中守护文化的灵魂,守住文化传承发展的正确导向。唯有以人文精神驾驭技术工具,才能让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既有广度,更具深度,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

### 二、数字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原则

顺应数字时代的文化变迁趋势,在技术应用与文化坚守之间确立稳固的平衡点,需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其一,以数字化存续为基底,稳固文化本源。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与延展性。无论是古籍文献的文本化处理,还是传统技艺的三维建模与虚拟修复,其核心诉求都在于将文化物质载体中的“精神内核”提取并固化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必须服务于文化本源的完整留存,确保数字转化不是对文化面貌的扭曲或简单截取,而是为后世提供可信赖、可溯源的文化基因库。

其二,以意义建构为核心,规避形式主义。数字媒介的交互性、沉浸性特征易引发形式对内容的僭越。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技术特效的奇观营造,而在于数字手段是否拓展了文化意义的阐释空间。技术设计应服务于文化深层的价值揭示与情感共鸣,使受众在数字体验中获得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深

层理解。唯有坚持“内容先导、意义优先”原则,才能让数字创新摆脱空洞化困境,赋予文化传承创新实质性的精神内核。

其三,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实现文化成果的普惠共享。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更多人感受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数字技术具备覆盖面广、传播便捷的优势,能够打破地域、场景的限制,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体。在数字文化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优化文化发展环境,规范文化传播秩序,避免内容同质化、形式表面化等问题,始终把正向的文化价值放在重要位置,借助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让文化传承创新真正贴近大众、服务大众,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认同感。

### 三、数字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

第一,以重大文化工程数字化为牵引,树立深度转化标杆。集中力量对国家文物、典籍、非遗进行系统性数字化采集与阐释性开发。中国国家博物馆云端平台不仅呈现文物影像,更配套专家解读、知识图谱,其核心价值在于确立“创造性再生”范式——数字转化是伴随深度研究与价值阐释的文化再生产,这类工程能有效对抗碎片化传播,为文化资源数字化提供科学遵循。

## 构建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民族文化传承数字化路径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玮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民族文化正在经历向技术工具深度赋能的协同创作生态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进程既蕴含着文化存续与创新的历史性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为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全新手段,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传播方式亦呈现碎片化与去中心化趋向。而构建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正是摆脱上述困境的重要实践路径。

### 一、困境审视: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承的现实阻碍

首先是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传承,须以原真性与完整性为根本准则,系统性地保存其内容、形式及传承脉络,并回归文化赖以生成的具体场域,以揭示其深层含义。然而,当前数字技术对文化内容的赋能,往往呈现出表层化的展演特征,对于依托历史情感所承载的隐性意义仅作浅层触及,致使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停留于形式层面。这种做法仅实现了“技术赋能人文”意义上的单向“传”,而未能达成“人文与技术相互融合”意义上的有效之“承”。两者之间缺乏一种相互塑造、彼此规约的共生结构。

其次是综合数字化与民族文化领域高层

次人才匮乏。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事渐高,并不擅长从事数字技术相关的工作,对于区块链、元宇宙、扩展现实等技术认识甚至还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同时,年轻一代深受现代教育体系的影响,对本民族语言、传统技艺及仪式仪轨的掌握程度普遍不足,未能实现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技术素养之间的有机融合,文化传承由此呈现出显著的代际断裂。在既有的数字化实践中,技术团队往往主导项目方向,传承人因不熟悉数字技术而被置于“被采集者”的被动地位,数字化成果因而常陷入技术形态完备而文化精神空洞的困境。

最后是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播方式的碎片化与去中心化趋向。当前各类数字平台层出不穷,传播渠道高度冗余,民族文化数字传承与发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平台,导致民族文化内容被切割为大量碎片化信息,分散于不同媒介终端与用户界面之间。受众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文化认知,传播效果呈现零散、断裂、缺乏整合的特征。此种碎片化格局不仅削弱了民族文化传播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使得数字化传播难以构建起具有深度与共鸣的文化叙事链条。

### 二、破局之道: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的系统构建

相比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博物馆,民族文化

数字体验馆是民族文化博物馆的补充,是一个集保存、研究、展示、教育、体验、创造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包括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修复、文化知识的沉浸式展示与传播、文化技艺的交互式学习与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开发等核心功能,能够破解当前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承的现实阻碍。

首先是达成“人文与技术相互融合”的有效之“承”。这意味着超越单向度的“技术赋能人文”的简单传递,转向二者之间的双向互构与彼此规约,使数字技术不仅服务于文化内容的呈现,更能深度参与与文化意涵的再造与传承。通过数字技术激活民族文化的历史语境与情感内涵,将其构成要素建构为多智能体系统,依据真实历史情境设定智能体参数与交互规则,运用虚拟现实或数字孪生技术复现文化生成的历史场域,依托大模型模拟其动态演化过程,解析文化实践的情感触发机制,捕捉背后的情感张力与文化逻辑。

其次是构建“数字技术与民族文化”的双向人才培养机制。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的介入,能够激发个体从被动接受转向自主学习与主动传承,形成广泛参与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推动数字技术能力向传承人下沉,通过低门槛、高适配的数字化工具培训,使老一辈传承人从“被采集者”转变为“共同创作者”;另一

方面引导年轻一代在掌握现代教育体系知识的同时,重返民族文化生发场域,实现传统底蕴与技术素养的有机融合。培育兼具文化理解力与技术执行力的复合型人才,从根本上缓解代际断裂与人才匮乏的结构性矛盾。

最后是构建“整合传播与意义重构”的去碎片化叙事体系。针对当前数字平台冗余、信息过载、内容碎片化的传播格局,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应发挥中枢整合功能,打破平台壁垒与媒介隔离,以文化主题为纽带,将分散于各终端的碎片化信息重组为具有内在逻辑链条的系统性知识图谱。通过沉浸式叙事、交互式导览、跨媒介联动等手段,构建从文化原境体验到数字再生阐释的完整传播闭环,使受众在信息过载环境中仍能形成连贯、深度的文化认知,从而实现民族文化传播从“零散触达”向“系统共鸣”的范式转换。

### 三、结语

在数字文明时代,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能止步于“保存”,而必须走向“创生”。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载体。它不是要用数字技术替代活态传承,而是要用数字技术为活态传承赋能,让民族文化被看见、被学习、被延续,让其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古老的民族文化在数字浪潮中乘风破浪,代代相传。

本文系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构建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民族文化传承数字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MDMY056)结项成果。

## 直播环境下青年成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丹丹

在数字技术飞速更新的如今,直播依靠即时性、互动性的优势,迅速蔓延至青年生活的各个地方,成为青年群体网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场域。青年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中,直播搭建起来的虚拟生态,既为青年加宽认知边界提供了新媒介,也因其内容褒贬不一、算法精准推荐等特点,给青年思想发展、价值观塑造造成诸多现实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带领青年思想、造就时代新人的核心工作,一定要主动适应直播新环境,精确判断挑战、革新应对办法,助力青年健康成长。

### 一、直播环境下青年成长面临的思想政治层面挑战

(一)错误思潮冲击,主流价值引领力弱化。直播流量第一、商业变现的运营做法,一些平台主播为赚取关注,有意宣扬拜金、享乐等错误思潮,炫富攀比、低俗恶搞等不良内容屡禁不止,这类内容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悖逆方向,不断影响青年的思想认识。青年社会经历较少,价值判断能力还不成熟,长时间受此类内容的沾染,容易轻视艰苦奋斗、勤劳奉献的传统美德,滋生不劳而获的错误心态,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不太清晰的认知,出现价值取向歪曲、理想信念弱化的问题,给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工作带来极大妨碍。

### (二)算法茧房束缚,青年思辨认知不足

直播运行的核心机制就是算法推荐技术,平台会根据青年感兴趣的方面,精确推送同一类内容,使青年不知不觉地掉进“信息茧房”。在这样封闭信息的环境当中,青年接触到的内容单一又片面,不容易接触到多元、客观的观念,视野和思维日益变窄。网络直播多是以碎

片和娱乐化的内容为主,缺少有深度的知识输送。青年长期被动接纳浅层的信息,主动思考、理性思辨能力不断降低,面对纷繁复杂网络信息很难识别真假,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对形成完整、正确的思想认知体系不利。

### (三)思政教育适配不足,传统育人模式效能受限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多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活动等线下场景开展,教育内容与形式相对传统,与直播的年轻化、互动化语境存在脱节,难以契合青年的接受习惯与认知特点。面对网络直播这一新的思想传播场域,思政教育存在介入滞后、话语陈旧、载体单一等问题,未能充分依托直播平台拓展育人阵地,主流思想声音在网络直播空间传播力、影响力不足。同时,部分思政教育工作者对网络直播生态了解不深,缺乏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使思政教育难以精准对接青年思想需求,育人实效性大打折扣。

### 二、直播环境下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路径

#### (一)强化主流价值融入,净化直播生态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直播生态建设,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价值引领体系。一方面,推动主流思政内容“直播化”转型,鼓励主流媒体打造专业化思政直播账号,用青年

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互动模式,传播主流思想,弘扬正能量,让主流价值占据直播空间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加强直播平台内容审核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严厉打击错误导向直播内容,建立正能量直播内容扶持机制,以流量倾斜、资源支持激励优质思政类、科普类直播创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直播环境。

#### (二)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提升青年思想思辨能力

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向青年开展成规模、常态化的网络素养培育。协助青年理智认知网络直播,科学运用直播平台,凭借思政课程、专题讲座等样式,给青年普及网络直播运行的逻辑以及网络信息辨别办法,启发青年认识网络直播的娱乐特点与商业本质,主动抵制不良直播内容,重视培育青年批判性思维以及自主思考能力;教导青年不要盲目随大流、不要迷信流量,学会以辩证方式看待网络信息,主动选出优质信息,摆脱“信息茧房”的限制,从被动接纳信息变成主动审查,提高自我思想抵御能力。

(三)聚焦身心协同引导,平衡线上线下成长。针对青年沉迷直播、现实社交缺乏等问题,思政教育要强化心理关怀方面的行为引导,高校、家庭、社会共同发力。开展网络心理

健康的相关教育,引导青年有序规划上网时段,避免非理性打赏、过度沉溺等行为的产生,拓展线下校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与家庭互动的场景;提倡青年走出虚拟的世界,参与现实的社交以及志愿服务,在现实的人际交流和实践体会中,提升社交技能,培养有益兴趣,树立积极蓬勃的生活态度,形成线上线下相互补位、健康平稳的成长态势,促进青年心理和人格共同发展。

#### (四)创新思政育人模式,适配传播新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跟上直播新趋势,打破传统育人范围,把教育载体与话语体系加以创新。思政教育工作者应主动学习直播运营方面的规律,制作亲近群众、有温度的思政直播内容,把握理论和青年在意的社会热点、遇到的难题结合。通过互动答疑以及情景演绎等形式,加大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构建全媒体思政育人的格局,把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予以整合,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阵列,准确契合青年思想走向,马上回应青年成长诉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切实融入青年,引导青年,切实起到铸魂育人的核心效用。

网络直播是数字时代青年成长无法回避的环境要素,其带来的挑战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也是创新发展的契机。唯有主动顺应时代变化,精准把握青年思想特点,以主流价值为引领,以素养培育为核心,以模式创新为路径,才能有效化解网络直播带来的思想风险,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在数字浪潮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格修为,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